

梅花草堂集卷之一

吳郡·張大復 著

筆談

品泉

料理息庵方有頭緒便擁爐靜坐其中不覺午睡昏
昏也偶聞兒子書聲心樂之而爐間琴瑟如松風響
則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競局其門而以
鉅甕相遺何來惠泉乃嚴張生饒口訊之家人革云
舊藏得惠水二器寶雲泉一器亟取二味品之而令

明人日記隨筆選

明人日記隨筆選



南強書局版

1935

自序

年來閱讀明人隨筆，不下數百種，遇有佳者，輒隨手寫錄，爲日既久，竟成了厚厚的一秩，約計五十餘種。慎名先生索稿，苦無以應，遂出此冊與之，由彼精選其文章佳勝者十種，並就各原刊本細加校勘，印成此冊。明人日記隨筆精華，雖不敢說完全「在是」，「其更優勝於此」的，大概也不多見了。近來，印明人小品文者甚多，顧隨筆日記獨付闕如，此書之行，或能一補此種缺陷。

*

*

*

*

*

所謂隨筆，頗可以借相馬御風的話作爲說明，卽是：「隨筆是最自由最流通的文學，它是沒有型的文學的一種形體。無論在急迫的時候寫成的斷簡尺素，或者悄悄地寫下來的一頁日記，只要其中有本人的生命流過，那就是正常的優美的隨筆文學。」又可以用市

島春城的話：「隨筆如百貨店，無論何種事項，無不可寫作。隨筆如玉屑，因為它是屑，故難捨棄。寫法簡單，為隨筆的特色。」我想更發展一點說，即是隨筆的社會價值，應該根據隨筆所包含的社會性的強度如何而決定。

*

*

*

*

*

明人寫隨筆，其數量是遠超過宋人的，刻隨筆總集，也是最多的一代，作「隨筆論」的，却不曾見過。張陶菴云：「遙思往事，憶即書之。」陶奭齡云：「凡身所經營，與夫耳目所聞見，及閱古而有獲者，隨而錄之。」張大復云：「隨手疏記。」李君實云：「偶而綴之。」何謂隨筆，在當時的典籍中，祇有於此等處意會。袁小修論蘇東坡云：「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大賓水陸之席，有時以為苦，而偶然酒核有極成歡者，此之謂也。」往昔的隨筆意義，不外乎此，讀者不妨就各家語互比而參釋之，思過半矣。

所收各篇，不外隨筆日記。有日記似的隨筆，也有隨筆似的日記。二者本沒有多大的分野，可以由作者讀者隨意稱之。然無論其爲隨筆也，日記也，人人能作，人人應作，却是無可置疑。隨筆論者曰：「人人能寫固矣，寫得好却難。」此話誠然。但這是要看各人的努力與修養而定的。一般的叫做寫隨筆，寫日記，其佳勝的，則可稱之爲「隨筆文學」，其關鍵是在此。那麼，這裏所選的，夠否稱爲「隨筆文學」呢？看讀者如何想吧。

編者 一九三五年一月

目次

梅花草堂筆談	張大復	(一)
陶菴夢憶	張宗子	(四七)
寒燈小話	李卓吾	(七三)
寓山注	祁世培	(八三)
德山塵譚	袁中郎	(一一五)
巖棲幽事	陳眉公	(一二七)
客越志畧	王百穀	(一四一)
蕭齋日記	蕭士瑋	(一五三)

紫桃軒雜綴

李日華

.....

(一六五)

尋花日記補

歸玄恭

.....

(一八七)

梅花草堂筆談

張大復

張元長，字大復，明崑山人，爲震川後一大家。晚年目盲，著作仍不輟，與陳眉公，湯若士等相友善。著作甚多，最爲人稱道者有：梅花草堂集十六卷，梅花草堂筆談十四卷，崑山人物志若干卷。本篇係自筆談選出。筆談，進步書局曾有石印本，現已不易得。元長所作，此集尤爲最佳。

梅花草堂筆談

品泉

料理息庵，方有頭緒，便擁爐靜坐其中，不覺午睡昏昏也。偶聞兒子書聲，心樂之；而爐間麥麥如松風響，則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競扃其門，而以甌罍相遺，何來惠泉，乃厭張生饑口？訊之家人輩，云舊藏得惠水二器，寶雲泉一器。亟取二味品之，而令兒子快讀李翁焚書，惟其極醒極健者。因憶壬寅五月中，著屐燒燈，品泉于吳城王弘之第，自謂壬寅第一夜，今日豈減此耶？

李紹伯夜話

辛丑正月十一日，夜，冰月當軒，殘雪在地。予與李紹伯徘徊庭中，追往談昔，竟至二鼓，聞無人聲，孤鴈嘹唳，此身如游皇古，如悟前世。予謂紹伯：「二十年前，中夜聞霰聲擊射，亟起呼兄偕行雪中，冰凝屐底，高不可步，則相與攀樹敲斲而行。聞人鼻鼾，笑之爲蠢。夜來聽窗外折竹聲，亦嘗命奴子啓扉視之，酸風裂鼻，頭岑岑作痛。自笑曩時拍馬踏雪，不如擁絮酣臥。」

雨勢

大雨狂驟，如黃河屈注，沸喊不可止。雷鳴水底，砰砰然，往而不收，如小龍漫吟，如伐濕鼓。電光閃閃，如列炬郊行，來著門戶，明滅不定。仰視暗雲，垂垂欲墮。道上無弗揭而行者，藉肩曳踵，入坎大叫，如俚啼深林，鬼嘯雲外。而裂垣敗屋之聲，隱隱遠近間。雨勢益恣，每傾注食許時，天輒明，旋即昏暗，如盛怒狂走，氣盡忿舒，稍稍喘息，而後益縱其所如者。此時胸中，亦絕無天青日朗境界，吾其風波之民歟！

言 志

淨煮雨水，潑虎丘廟後之佳者，連啜數甌。坐重樓上，望西山爽氣。窗外玉蘭樹初舒嫩綠，照日通明，時浮黃暈。燒笋午食，拋卷暫臥，便與王摩詰蘇子瞻對面縱談。流鶯破夢，野香亂飛，有無不定。杖策散步，清月印水，隨麥翻浪，手指如冰，不妨敝裘著羅衫外，敬問天公肯與方便否？

張 燈

上元張燈，莫盛於唐開元間；神龍以後，尤極嚴麗，士女闔塞，有浮行數十步者。自漢以來，但云宮中祀太乙，民家祀門而已。嘗攷竺墳云：「上元日，天人圍繞，步步燃燈十二里。」又云：「上元日，觀菩薩放光雨花。」則知燈之盛，未有如極樂界者。予家居片玉坊中，猶記嘉靖丙寅丁卯之間，大梁王公爲宰，上元行學舉鄉飲，禮既畢，公使吏執牌許民家放燈，否者有罰。民

競剪綵，按故事作鳥獸人物，千門萬戶，星羅炬列。自後歲歲有之，大都先君子與許先生爲之倡；而里人杜谷塘金玉涵又歛錢買燈，望門分派，一時里中頗不寂寞。自十二至十七日，烟花繚亂，金鼓喧填，子夜後，猶聞簫管之聲。今夕月明如水，獨立庭中，寂無啓扉者，蓋亦時運然矣！因憶昔寓長安，偶談燈市之麗，有一二官人自號清節者，極惡之，以爲傷財廢事，無過于此。予謂清素可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俗尙清素，終是衰颯氣象，雍雍博大之世，當不爾。衆皆愕然。

蘇齋紀興

臥聽啼鳥，忽疎雨墮瓦，裂裂然。起坐蘇齋，蘭氣芬馥，地下蒸濕欲流。午餘開霽，萬里空碧，胸中灑然，若有得者。支頤坐梅花下，因念去歲正月十七，花已爛開，忽覺神爽，自謂人生意思如此時絕少；乃明日，遂臥病，淹流至今。今日大有情致，不審來朝又何如也？汛掃齋中，端坐待月，而濃雲倏布，雨意垂垂，且聞王伯符死矣！一日之間，天時人事之變，不亦悲夫！

學安閒

病寒而咳，竟逾半月。風來著形，骯骯如裂，痰壅嘔逆，烟生舌端，向火則熱，偃臥則寒，一夜，不知生死之幾遷變也！偶檢真歇禪師偈云：「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臥涅槃堂。門無過客窗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讀罷洒然，頓覺鼻孔通利，眼花盡徹。從今發願，誓學安閒，但求自度。

獨坐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燼之香何氣？獨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上牀法

高峯禪師云：「一盞孤燈照夜台，上牀別了襪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未委明朝來不來？」予年來頗學上牀法，殊恨未能。夜過景德寺，有嫗誦此偈者，不覺喚醒前念。顧視溝中，臥一醉人，鼻息如雷，大笑云：「如此，方是上牀法也。」

夜

王摩詰云：「北陟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下上。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秦太虛云：「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二境澹宕淒清，真文中畫也。予少時喜夜游，務窮搜奇勝，老來怯風露，不復窺戶久矣。讀二公語，黯然欲涕！

食橘

橘之品，出衡福二地者上，衡以味勝，福以色香勝。衡味與口相習，所謂溫溫恭人，親之忘倦者也。福產小露尊重，如遠方貴客，結駟聯騎，令人迎承不暇。洞庭有張樵海者，嘗貺予角柑四顆，甘脆異常，然是一丘一壑之秀，物外逍遙者耳。世長懷福橘相遺，剖而甘之，書此。

自礪

藥氣蒸鼻，愁聲溢耳，僵臥床上，如坐釜甑中。起則蚊蚋撩亂窗間，撇撇來喂人。徐步庭中，見月英和露欲滴，曙光隱隱東方，新麗奪目，心頗樂之。然自顧粟無徵君之瓶，薪無怪魁之山，庭無高安之菊，日且旦，室人洗釜而待炊，索我枯魚之肆矣。忽自念言，前境盡惡，已復啞然自笑，吾所居大是學問之具，奈何若受芋狂狙，愁喜爲用哉？書此自礪。

釋耒

周茂仍性好閒適，率謝人事，卜居西郭外數里許，引流種竹，斗酒自勞。南有小軒，顏之曰

釋耒，殆是昔人觀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耶？杜少陵云：「開門面場圃，把酒話桑麻。」此老不解事，世間那得如許閒人？知者不爲，爲者不知，境與人之不相值久矣！今日再過廟涇，凝望樹色，隱隱可見。又風雨暫停，桃花爛漫，想見七郎婆娑其下，把酒胡盧也。書此以爲相見時一笑。茂仍嘗語余云：「村居故自人世，但入城時見故人話時事，不覺莞爾有喜。」此語真有味也。

此坐

一鳩呼雨，修簞靜立，茗椀時供，野芳暗度。又有兩鳥啾嚶林外，均節天成。童子倚爐觸屏，忽軋忽止。念旣虛閒，室復幽曠，無事此坐，長如小年。

三奇

果之橄欖，書之騷，卉之蘭，自是天壤間三奇，絕未有儷之者。友人某，解衣質錢，願爲典花